

COTTON
COMES
TO HARLEM



棉花勇闯哈莱姆

(美) 切斯特·海姆斯 著 林培菊 译



棉花勇闯哈莱姆

Cotton Comes to Harlem

(美) 切斯特·海姆斯 著
林培菊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棉花勇闯哈莱姆 / (美) 海姆斯著, 林培菊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7-5133-0267-8

I. ①棉… II. ①海… ②林…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72422号

COTTON COMES TO HARLEM

by CHESTER HIMES

Copyright: © 1965 by CHESTER HIME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SLYN TARG LITERARY AGENCY,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2008-7993



棉花勇闯哈莱姆

(美) 切斯特·海姆斯 著; 林培菊 译

责任编辑: 赵笑笑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严 冬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10×1230 1/32

印 张: 7.125

字 数: 165千字

版 次: 2011年6月第一版 2011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267-8

定 价: 21.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1

广播车里传来声音：

“无论多少成员的家庭，只要先交上一千美元，就能回到非洲。同时还能免费得到五英亩肥沃的土地、一头骡子、一架犁，以及所需的种子。并能以最低价购买鸡、牛、猪等禽畜，绝不会有人从中牟利。”

讲话人的长桌前面有一片黑色的海洋在起伏动荡。那是一片黧黑的脸庞，洋溢着狂喜和热切。

“真是太好了，亲爱的！”一位高大肥胖、双眼闪烁着星星般光芒的黑人妇女说，“我们就要回非洲去了。”

她那位个子很高、有点儿驼背的丈夫严肃地摇着脑袋说：“四百年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上帝啊，真难以相信，我居然在这儿给白人做了三十多年的饭？！”一位驼背老太太难以置信地说道。

那位皮肤光滑、黝黑的讲话人，有着一双诚实的眼睛和一张诚挚的脸庞。他听到了这位老女人说的话。

“是啊，”他说，“只要到这儿填表登记，并交上一千美元，你就能搭上第一班回非洲的船了。”

一位满头白发、嘴里嘟嘟囔囔的老人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到前面，填了一张表格，交了一千美元，自顾自地唠叨着：“这一天，我们等得太久了！”

两位漂亮的黑人女孩拿着表格，带着一脸迷人的微笑看着。

“犹太人也历经了数十载才走出埃及的。”其中一个说道。

“虽然上帝出手慢，但他一定会帮助我们的。”另外一位说。

对集合在这里的黑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夜晚。年轻的迪克·欧玛利牧师在他的布道坛上慷慨激昂地呼吁了几个月，强烈谴责白人对黑人的不公正待遇和假仁假义，并热情歌颂非洲这块神圣的大陆。现在，这位年轻的牧师终于化言语为行动了。今天晚上，他便要招募人们登上他的三条船，回归非洲。这三条船的巨大手工画就挂在他的背后，非常醒目。船型看起来和伊丽莎白王后的双S号十分相像。欧玛利牧师站在这些画前面，他那颀长灵活的身体外裹着一套黑色精纺夏装，生气勃勃的英俊脸庞上流露出仁慈和威严，让人们不由得对他产生信赖。他的两边各站着一名助手，这两位年轻人正忙着招募申请人。

这里是靠近哈莱姆铁道的哈莱姆峡谷处的一片低洼地。原本盖在这儿的贫民窟已经被铲平，新的楼房尚未动工。现在这块地方算是临时派上了用场。一千多人在这片凹凸不平、满是灰烬、夹杂着干硬土块的水泥空地上绕来绕去。周围到处散落着石头、成堆的垃圾、狗屎、碎玻璃、破布和散发着腐臭气味的植物。

一大片闪电突然照亮了这个炎热的夏夜，警告人们大雨即将来临。空气中充斥着灰尘和摩托车喷出的烟雾，令人感到压抑不安。臭气从周围的贫民窟里散发出来。由于安置了从新楼中迁出的人，这里显得更加拥挤不堪，而建这些新楼的最初目的却恰恰是要缓解拥挤。不过这一切都丝毫没有影响到这些满怀信念和希望的黑人的喜悦心情。

会场布置得井井有条。讲话人的桌子安放在一头，上面插着一面旗子，旗子上写着：回归非洲——最后的机会!!! 在桌子后面，那几条船的画旁边，停着一辆后门敞着的卡车，车子两边各站着一名身穿卡其布制服、带着武器的黑人士兵。空地另一头停着一辆广播车，车顶装有扩音器。身穿T恤和紧身牛仔裤的年轻人在会场内四处巡逻着，冷静而威严的脸上不带一丝笑意，随时准备轰走可疑的人。

不过对于这些忠实的信徒来说，这也是一次愉快的野餐。满地都是白酒瓶、啤酒瓶和威士忌酒瓶。不时会有一位黑人男子跳上一段。黝黑的笑脸上，洁白的牙齿闪耀着光芒，一双大眼睛像在诉说着什么，或是许下了什么诺言。每个人心中都洋溢着热切的期望。

这片空地中央被挖出了一个大坑，里面铺着一层炭火，火上罩着一个铁架。铁架上正烤着猪排，烤出的油脂滴到火炭上，激起一股烫人的浓烟。四名助手不时用长长的铁钩翻动着它们。一位身穿白色制服的厨师举着一把长柄勺，一边往上面浇着滚热的酱汁一边敲打那些猪排，顺便监督助手们。高高的厨师帽在那张冒着汗的黑脸上面晃动。两位神情庄重、身穿白色护士服的妇女坐在一张餐桌旁，把烤好的猪排装到纸盘里，配上面包和土豆色拉，一份卖一美元。

令人垂涎的烤肉的香味升腾到空气中，盖过了周围的臭气。穿衬

衫的男人、身着紧身衣的妇女，还有乐哈哈彼此推撞着的半裸的孩子们，大家嘴里都吃着烤肉，吃完随手就把骨头扔到了脚下。

半导体收音机正播放着晚间棒球赛的实况。人群中不时传来大笑声，或突然响起的尖叫，或其他喧闹声，但有一个声音盖过了所有声音，那就是从广播车里传出的迪克·欧玛利牧师洪亮的说话声。“非洲是我们的故土，我们要回家。不再为白人拾棉花，不再靠腌肉和玉米饼过活……”

“是的，亲爱的，是的。”

“看看那个标志。”迪克·欧玛利牧师指着挂在金属围栏对面的巨大木牌喊道。那上面写着在这里建造的廉租房将在两年半内完工，并公布了每套房的价格——一个在这儿集合的任何一个家庭都支付不起的价格。他继续说：“就算你们付得起高额的房租，也还得再等两年才能搬进去。或者选择两年之后在非洲收割第二茬庄稼，住在能沐浴暖阳的温暖大房子里。在那儿只有做饭时才需要生火，在那儿我们将拥有自己的政府和管理者——他们将和我们一样是黑人。”

“我们知道，亲爱的，我们懂。”

人们蜂拥上前去交那一千美元。这些双眼闪烁着光芒的黑人把他们毕生的希望都押到了这个赌注上。他们神情严肃地一个接一个走到前面，放下一千美元，在密密麻麻的表格上签上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再小心地把钱放到卡车上一个敞开的保险箱内。

“有多少人交钱了？”迪克·欧玛利牧师小声地问他的一名助手。

“八十七个。”助手小声地回答。

“今天晚上或许是你们最后的机会，”迪克·欧玛利牧师继续在广播里说，“下周我就要到别的地方去，给我们其他的兄弟一次回归故土的机会。上帝说，温顺的人将会继承土地。我们温顺的时间已经够长

了，现在我们要回到祖先的土地上去。”

“阿门，牧师，阿门。”

高高的铁丝网外面聚集着从附近哈莱姆西班牙人居住区过来的眼神哀怨的波多黎各人，以及饥饿的黑人流浪汉。他们没有钱回故乡，只能对着香气扑鼻的烤肉傻笑，梦想着有一天他们也能得偿所愿。

“那个人是谁？”其中一个人问道。

“孩子，那是一位年轻的共产主义基督徒，他要带我们回非洲去。”

一辆警察巡逻车停在路边。坐在前排的两个白人警察充满敌意地看着聚集的人群。

“谁允许他们集会的？”

“我不知道，不过安德森副队长说不用管他们。”

“这个国家就快被这些黑鬼操纵了。”

他们沉闷地抽着烟，不再说话了。

在围栏里面，三名黑人警察一边巡视着人群，一边轻松友好地和其他黑人男子互相开着玩笑。

在演讲间歇，两位身材粗壮、身穿皱巴巴的黑色衣服的黑人男子来到讲话人的桌旁。他们的衣服下面有一块凸起，呈现出一把斜背式手枪的轮廓。卡车旁的士兵见状立马提高了警惕。桌旁的两个年轻招募员也把他们坐着的椅子往后退了退。

这两位强壮的男人却彬彬有礼，轻松地微笑着。

“我们是检察院的检察官，”其中一个礼貌地对欧玛利牧师说道，同时出示了证件，“受命传讯你。”

两个年轻的招募员紧张而又愤怒地站了起来。

“这些白人大妈真是一刻都不消停，”其中一个说，“现在又派我们的弟兄来为难我们。”

欧玛利牧师摆手示意他们镇定，然后问两位检察官：“你们有逮捕令吗？”

“没有，不过如果你配合，就不会有太多麻烦。”

另一位检察官接着说：“不着急，我们可以等你开完这个会。但你最好还是跟我们走一趟。”

“好吧，”欧玛利牧师平静地说，“稍等。”

两位检察官站到了一边。在场的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其中一位招募员要了一份烤肉。

这时人们的注意力又转移到刚开到这片空地上的送肉车上了。那些热情的志愿门卫给这辆车放了行。

“你们来得正是时候，”黑人厨师对白人卡车司机说，“我们正好没肉了。”

一道闪电照亮了前排座位上两个正咧着嘴笑的白人的脸。

“等我们掉个头，老板。”司机的助手操着一口南方口音说道。

说完，卡车就径直开向讲话人的桌子，人们漠然地看着它。接着卡车转了个弯，开始后退，人群慢慢地让出一条道。

欧玛利牧师没有注意这场小小的骚乱，继续用扩音器讲着：“四百年来，这些该死的南方白人驱赶着我们像狗一样地工作，当我们要求他们付工钱时，他们就把我们卖到北方去。”

“没错。”一位姐妹嚷道。

“而那些该死的北方佬却并不想要我们——”欧玛利牧师的这句话还没有说完，就突然看到两名头戴面具、手中端着可怕的冲锋枪的白人男子从送肉车上跳了下来。他一下子愣住了，嗓子里发出“啊”的一声，仿佛有人开枪射中了他的胸膛。

接下来会场里一片静寂，犹如一幕中止了的话剧。一双双眼睛

纷纷盯住黑洞洞的死亡枪口。人们吓得呆若木鸡，大脑也停止了思考。

接着，一个仿佛从密西西比丛林中传来的声音急促地喊道：“都站在原地别动，否则就杀了你。”

两个守卫卡车的黑人士兵条件反射似的举起手来，黑色脸庞上的双眼突然翻起了白眼。欧玛利牧师很快滑到了桌子下面。那两个黑人检察官也被吓得手足无措。

站在桌子左边的那位年轻招募员刚咬了一口烤肉，眼看着自己的梦想就要破灭，急忙把手伸向了口袋里的手枪。

冲锋枪一阵疯狂的扫射。牙齿、烤肉和人脑碎块像跳死亡舞的鸟儿一样飘浮在空中。一个女人惊声尖叫了起来，她眼瞅着那位年轻招募员的脑袋被削掉了一半，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那个密西西比的声音狂怒地骂道：“该死的蠢货！”

操着较为柔和的南方口音的机枪手谨慎地说：“他这是自找死路。”

“他妈的！拿钱，我们快走。”戴黑色面具的粗壮白人将水龙头般黑洞洞的枪口慢慢地移过人们的头顶，嘴里不断地喊着：“别找死。”

虽然身体僵硬、眼珠不能转动；脖颈僵直，头颅一动不动，人们还是灵活地躲避着枪口，仿佛大地在移动一般。恐慌就像爆炸的鞭炮一样在人群中迅速扩散开去。

副驾驶座上的人从车上下来，手上挥舞着另一支冲锋枪，外面的黑人们一哄而散。

两个阴沉着脸的警察从巡逻车里跳出来，冲到围栏旁，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但他们只看见人群奇怪地兜着圈子。

会场里面的三位黑人警察也掏出枪，试图穿过人群挤到前面，却被人潮越卷越远。

第二个机枪手——就是开枪的那个——把枪斜挎到肩上，冲向卡车，开始把钱搂到一个麻袋里。

“仁慈的主啊。”一位妇女哭叫了一声。

两名黑人士兵举着武器后退，乖乖地让那个白人把钱拿走。桌子底下的迪克还没有出来。两个吓坏了的助手趴在桌子上，只能看到死去的年轻人仍在滴血的嘴巴。

围栏外面，警察冲向巡逻车。马达轰鸣，警笛先是发出“噗噗”的呻吟声，接着开始尖叫起来。警车在街道中央掉了个头，对着大门冲去。

里面的黑人警察对着天空放枪，想让人群让出一条路来，却加剧了这场混乱。黑色的人潮飓风般卷过他们。

白人机枪手拿走了所有钱——八万七千美元，然后跳进送肉车的车厢。车子启动了，另一名机枪手紧跟着也跳进车厢，并“砰”的一声关上了后门。司机助手也在汽车开动的那一刹那爬进车里。

警车从大门闯进来，警笛轰鸣着，似乎那些黑人都不存在，一位肥胖的黑人男子像个充足气的球被撞上了天。汽车保险杠撞到了一个女人的屁股，她像陀螺一样旋转了起来。人们到处躲藏着、冲撞着、跳着、跑着，想要给巡逻车让道，却又把别人撞翻在地。

人们同时也给越来越快的送肉车让出了道。当警车和送肉车擦肩而过时，开车的两个白人交换了个眼神。接着警车继续向前开，寻找肇事的黑人。白人机枪手则逃走了。

两个黑人士兵爬上卡车前面的座位，两个黑人检察官持枪跳上卡车的车底架。迪克从桌子下面钻了出来，爬上后车厢，蹲在空荡荡的保险箱旁边。车子立刻就发动了，听起来像装了一台四百马力的凯迪拉克发动机。卡车向后退去，加大油门冲向大门，不过马上又

停下了。

“你想让我追上他们？”司机问道。

“追上他们，该死的。撞倒他们！”一位黑人检察官咬着牙说道。

司机犹豫了一会儿：“他们可是全副武装啊。”

“武装个屁！”检察官咆哮着，“他们跑了，妈的！”

在列克星敦大道，送肉车灰色的影子越过一辆出租车，径直向北飞驰而去。卡车的大发动机轰响起来，车子发动了。警车车轮飞转，试图拦住它。一名妇女惊恐地在警车前面跑着。警车赶紧掉转方向躲开她，却迎面撞上了烤肉的火坑。散热器爆炸了，热气一下子扑到了热炭上。一道闪电穿过蒸气照亮了四散惊逃的人们。

“伟大的主啊，大地裂开啦。”一个声音喊道。

“地狱之门打开啦。”一个声音附和道。

“停下，否则我就要开枪了。”一名警察从冒着烟的大坑中爬出来，叫嚷着。

但这就像是在对闪电发号施令，没有人听到他在说什么。

卡车已经在人群中开出了一条道，一个声音急切地催促着：“追上他们，追上他们。”

轮胎发出刺耳的摩擦声，卡车转了个弯，驶入列克星敦大道。站在车底架上的一位检察官被甩到了街上，但卡车并没有停下来。一个炸雷响起，夹杂着发动机加大马力时的轰鸣声。警车紧跟在后面。欧玛利牧师轻轻敲打着前排座与后车厢之间的玻璃窗，递给士兵一把来复枪和一把短筒霰弹枪。站在车底架上的另一名检察官蹲坐着，左手抓牢车厢，右手紧握一把柯尔特自动手枪。

卡车以空前的速度飞驰着。第一百二十五街的红灯亮了，一辆柴油货车自西向东驶来。卡车闯了红灯，直接向那辆货车驶去，如同理

发师的剃刀擦过它的脸颊。

站在街角的一个家伙激动地嚷道：“他妈的，你赶着去投胎啊。”

警车停了下来，等那辆货车驶过。

“跑啦！”那家伙又加上一句。

卡车司机猛踩油门，加大本就在超负荷工作的发动机的马力：“妈的，快点儿。”但已经看不到送肉车的影子了。后面警笛的尖叫声也越来越微弱。

送肉车向左拐入第一百三十七街。拐弯时，后门“砰”的一声开了，一大包棉花从两个白人机枪手的手中慢慢滑落下去，掉到了街上。卡车来了个急刹车，发出刺耳的摩擦声，接着开始倒车。再全速拐过街角，如同被命运之神追赶。送肉车停都没停，直接掉转车头，像插了翅膀一样一溜烟开走了。

从送肉车里喷出的红色火舌使卡车的防弹挡风玻璃立刻开了花，并挡住了司机的一部分视线。卡车司机勉强绕开棉花包，心里骂这家伙一定有神经病。

士兵正要把来复枪的枪口从挡风板的小孔中穿出去，送肉车又喷出了另一道火舌，紧接着后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没有人注意到卡车底架上的另一名检察官也消失了。前一秒钟，他还在那儿，后一秒钟人就不见了。

一些挤在廉租房门廊里乘凉的黑人赶紧跑回屋内。一些人冲到地下室的人口处。

人行道上的一个人滑稽地吼叫着：“一直往前就是哈莱姆医院。”

街对面的另一个人吼叫着回应：“直接到停尸间吧。”

送肉车超过了卡车，为了让肉保持新鲜，车一定在得克萨斯加足了油。

远远传来警察巡逻车微弱的警笛声，似乎在喊“等等我”。
电闪雷鸣，大雨紧跟着倾盆而下。

2

“除了琼斯，谁都别来烦我。”安德森副队长兴奋地叫着，从办公桌后面站起身来，把手伸向他手下这名能干的侦探。这句话听起来就像他脸上的微笑一样假惺惺，不过热情的微笑让他那苍白的瘦脸熠熠生辉，深陷的蓝眼睛闪耀着光芒，给他的话增添了几分真诚：“欢迎回来。”

掘墓者琼斯把副队长那小巧的白色手掌紧握在自己大而有力的手中，咧嘴笑着说：“你需要晒晒太阳，头儿，你都快成幽灵了。”他轻松地开着玩笑，仿佛昨天晚上才见过眼前的副队长，而不是六个月没见了。

副队长重新舒服地坐回到座位上，以品评的眼光凝视着掘墓者。桌上的绿影灯照得他的脸色看起来像是得了坏疽病。

“琼斯，你还是老样子啊。”他说，“我们一直都很想你，伙计。”

“上帝是不会让一个好人倒下的。”棺材主约翰逊说道。

这是掘墓者自从在一次缉毒行动中被本尼·迈森雇用的枪手射中后，第一次回来报到。他在医院里和死神搏斗了三个月，又回家休养了三个月。现在除了藏在衣服下面的枪伤，以及后脑勺一处指头大小的伤疤，他看起来和从前没什么两样。还是一张黑褐色的凹凸不平的脸；还是仿佛有火焰燃烧着的赭色的眼睛；还是如同铸钢工人般粗壮的身体；后脑勺上还扣着那顶冬夏不离身的有些压扁了的黑色毡帽；破旧的黑色羊驼呢外套下有一块鼓起——那是一柄长筒镀镍、黄铜镶边的点三八口径左轮手枪，放在他自己特制的枪套里，挎在左肩上。在安德森的记忆里，他们两个——这两个能干的侦探，带着和他们的大块头一样杀伤力极强的武器——看起来就像两个常在赌城过周末的贪婪的农夫。

“我只希望这场灾难不会让你变得更加暴躁易怒。”安德森副队长轻声说道。

棺材主约翰逊那被硫酸烧坏了的脸轻轻抽动了一下，一块块移植皮肤瞬间变了颜色。“副队长，”他粗鲁地说，“你是说别像我一样暴躁易怒吗？”他咬紧牙关，好像停下来咽了口唾沫，然后继续说道：“暴躁也比死了好。”

副队长转过脸盯着棺材主，棺材主却不理他直视着前方。四年前，一个流氓朝棺材主脸上泼了一杯硫酸。从那以后，他就赢得了“一触即发”的外号。

“你不必觉得抱歉，”掘墓者粗暴地说，“死了也得不到奖金。”

在绿色的灯光下，安德森副队长的脸有些发紫。“哦，该死的，”他辩解道，“我是支持你们的。我知道你们在哈莱姆要面对什么。你们的辖区，也是我的辖区。但是队长认为你们在这个地区杀了太多人——”他举起手，不让他们作解释，“那是个无赖，我知道，危险的

无赖，你是出于自卫才杀了他。但你已经被关了好几次禁闭，不久前还被停了三个月的职。报纸一直狂热地批判哈莱姆区的警察滥用暴力，现在各种民间团体也跟着一起起哄。”

“那是几个武装白人挑起的毫无意义的暴力事件，”棺材主咬着牙说，“掘墓者和我并不想动粗。”

“我们只是不愿向犯罪低头。”掘墓者说道。

安德森副队长推开桌上的文件，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说：“我明白，但他们想把责任推给你们俩。这一点你们和我一样心知肚明。我对你们唯一的要求是履行警察职责，维护社会治安。不冒任何风险，没有证据就不逮捕任何人，除非自卫，否则不要使用武器，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向任何人开枪。”

“还有放走犯罪分子。”棺材主说。

“队长认为一定有非暴力的办法来减少犯罪。”安德森副队长说道。他的脸更红了。

“好吧，那么跟他说，让他到这儿来，教教我们。”棺材主说道。

掘墓者的脖子鼓起来，迸出条条青筋。他的声音十分干哑：“哈莱姆黑人区的犯罪率是世界上最高的。要降低犯罪率，只有三个办法：要么严惩犯罪分子——但你们不想这么做；要么给他们钱让他们体面地生活——但你们也不想这么做；那么就只能让他们自相残杀了。”

突然，传来一阵吵闹声。叫嚷、咒骂、尖声喊叫的反抗声和拖拖拉拉的脚步声充斥着接待室，就好像一辆运货车正在倾倒突击检查妓院而缴获的满车赃物时发出的嘈杂声。

放在桌上的对讲机突然响了：“副队长，你别待在办公室了，他们撞翻了贝格里兹马戏表演场。”

安德森副队长“啪”的一声按了一下开关，吼道：“我马上到！老